



# 校友之聲

XIAOYOU ZHISHENG

医学院网址: www.shsmu.edu.cn 校友会网址: xyh.shsmu.edu.cn 校友会信箱: xyh@shsmu.edu.cn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友会主办

2017 年 10 月 1 日

第 69 期

67 届校友毕业 50 周年

纪念特刊

本期四版

## 无愧过往,愿生命永远闪光

——毕业 50 周年感念同窗情

67 届医疗系校友 王昌梅

老同学,我亲爱的同窗!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  
我翻出一张老照片,  
那是 50 年前同学游园时的合影,  
它已经发黄。  
看着照片,  
勾起我对往事的追忆和遐想。  
使我心潮澎湃,思绪无疆……

1961 年 9 月,  
一群青春春男女,  
迎着金秋阳光,  
满怀喜悦,  
从大上海的不同方向,  
走进二医这所医学殿堂。  
从此在这里,  
我们朝夕相处了 7 个年头,  
度过了人生最纯真最美好的时光。  
在这里  
我们为情同手足、  
亲密无间的同窗。  
我们立志从医,  
献身人民健康。  
在这里

红楼里有我们同桌的课堂,  
老师们的教诲至今难忘。  
在这里  
宿舍里有我们上下铺的双层床,  
欢快的嘻笑声犹在耳旁。  
我们憧憬未来,  
我们豪情满腔。  
我们探索医源,  
我们精勤向上。  
怎能忘却啊!  
我们一起去崇明垦荒;  
我们一起去嘉定接种预防;  
我们一起在实验室里协作磋商;  
我们一起跟随老师们问诊查房;  
我们一起鱼跃泳池追逐赛场;

我们一起同娱同乐趣事分享。  
怎能忘啊:  
你在台上出演“年青的一代”,  
我在台下为你喝彩鼓掌。  
你跳芭蕾舞天鹅舞,  
我欣赏着心中的月亮。  
你在绿茵场上疾步飞驰,  
我仿佛看见了雄鹰翱翔。  
相互的示意都能心领神会,  
亲密无间的同窗。  
这一件件、一桩桩,  
有谁会将它遗忘?

又是一个秋天,  
那是 1968 年,  
正值秋风萧瑟,  
我们听从召唤,  
告别母校,  
告别同窗,  
去实现“四个面向”。  
我们互相勉励:  
征途遥远,心在近旁。  
我们互相祝愿:  
事业有成,健康无恙。  
从此,  
我们天各一方,  
走向异地他乡。  
在人生旅途中,

踏波冲浪。  
我们  
脚踏积雪,头顶骄阳;  
披星戴月,翻山越岗;  
摸索前行,独自闯荡。  
我们没有伤感,只有自强;  
没有徘徊,只有前往;  
没有沮丧,只有昂扬。  
用我们有限的医学知识,  
勇敢地担负起救死扶伤,  
虽然道路坎坷,前途渺茫,  
但是我们又无反顾,  
一心只为人民健康。  
边学边干,边走边闯。  
“文革”期间的延误,  
使我们更加珍惜时光。  
缺乏医药的理想,  
让我们更加奋发图强。  
艰苦环境的磨练,  
打进了我们一副承载重担的肩膀。  
学无止境的执着,  
铸就了我们 40 后的气场。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我们再次扬帆启航。  
没有辜负  
母校的期望,老师们的培养。  
我们是杏林中的奇葩,  
虽无辉煌但有余香。  
我们的艰辛付出,

祖国和人民没有遗忘。  
共和国的辉煌中有我们的赤诚,  
医疗卫生史册里有我们的荣光。

难忘的 1978 年,  
天空一片暖阳,  
那是知识分子的春天,  
老同学中不少人开始挪位换岗:  
有人考研深造,  
有人进城返乡,  
有人海外留学,  
虽然道路坎坷,前途渺茫,  
但是我们义无反顾,  
一心只为人民健康。  
边学边干,边走边闯。  
“文革”期间的延误,  
使我们更加珍惜时光。  
缺乏医药的理想,  
让我们更加奋发图强。  
艰苦环境的磨练,  
打进了我们一副承载重担的肩膀。  
学无止境的执着,  
铸就了我们 40 后的气场。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我们再次扬帆启航。  
没有辜负  
母校的期望,老师们的培养。  
我们是杏林中的奇葩,  
虽无辉煌但有余香。  
我们的艰辛付出,

老同学,我亲爱的同窗!  
我们阔别半个世纪,  
度过五十多个春秋,  
今天  
你跋山涉水,  
他远涉重洋,  
回到母校,欢聚一堂。  
离别时正当青春年华,  
重逢时已是鬓发染霜。  
当年还是帅哥靓妹,  
今日已是醇酒老姜。  
渐行渐远的时光,  
总抹不去你那熟悉模样。  
饱经沧桑的岁月,  
依旧保留你那洒脱的形象。  
岁月悠悠,情意长长。  
会见同窗,心花绽放。  
说不尽的感慨,  
道不完的衷肠。  
埋藏在心中的秘密,  
总想一吐为畅。  
青春无悔,无愧过往。  
我们不甘落伍,  
赶超专业里同行。  
我们阔荡五湖四海,  
只为实现自我理想。  
我们不去追逐名利,  
但愿生命永远闪光。  
有人成绩斐然,从不张扬;  
有人身传言教,桃李芬芳;  
有人著书立说,竭尽所长;  
有人身为领导,勇于担当;  
有人发挥余热,造福一方;  
有人托琴作画,习舞学唱;  
有人旅游观光,游戏上网;  
有人儿孙绕膝,四世同堂。

老同学,我亲爱的同窗!  
我们阔别半个世纪,  
度过五十多个春秋,  
今天  
你跋山涉水,  
他远涉重洋,  
回到母校,欢聚一堂。  
离别时正当青春年华,  
重逢时已是鬓发染霜。  
当年还是帅哥靓妹,  
今日已是醇酒老姜。  
渐行渐远的时光,  
总抹不去你那熟悉模样。  
饱经沧桑的岁月,  
依旧保留你那洒脱的形象。  
岁月悠悠,情意长长。  
会见同窗,心花绽放。  
说不尽的感慨,  
道不完的衷肠。  
埋藏在心中的秘密,  
总想一吐为畅。  
青春无悔,无愧过往。  
我们不甘落伍,  
赶超专业里同行。  
我们阔荡五湖四海,  
只为实现自我理想。  
我们不去追逐名利,  
但愿生命永远闪光。  
有人成绩斐然,从不张扬;  
有人身传言教,桃李芬芳;  
有人著书立说,竭尽所长;  
有人身为领导,勇于担当;  
有人发挥余热,造福一方;  
有人托琴作画,习舞学唱;  
有人旅游观光,游戏上网;  
有人儿孙绕膝,四世同堂。

今年 5 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在 67 届老同学的微信群聊上,看到一位同学写的一篇文章关于“感恩母校”的文章,激起了我对母校、对前辈老师们强烈的感恩之心,久久不能平静。

## 难以忘怀的往事

67 届医疗系校友 欧阳群殊



用大号手电筒照着病孩左脚,做静脉切开,输液。接着,按照老老师上课时讲的小儿重度脱水,液体配方及输液的指示,我们成了当年医疗卫生改革的探路者和先行者。

饮水思源,回想起自己的从医历程,我最感恩母校。没有母校的培养,没有前辈老师们的教导,我在基层必然寸步难行。  
1968 年,我被分配到云南大理州,在一个国企林业局的木材生产加工区的卫生所工作,大山之中,没有公路,病人来了我一个人处理。由于木材加工生产性质的关系,外伤病人特别多,来了伤病员,要清创缝合,普卡皮试,青霉素皮试,处理完伤口,还要自己清洗器械、皮浸、消毒,准备为下一个病人使用。母校老师们教会我的基础医学知识和技能,都尽力用了上去。  
一次抢救重度脱水的病孩之事,至今难忘。事情发生在 1974 年初夏,那天晚饭后,大约 6-7 点钟。一位女职工找到我,说她孩子拉肚,拉的全是水。三岁的孩子睡在床上,意识淡漠,不吃不喝,不哭不闹,两只眼睛半张着,情况十分严重。经询问病史,得知她原来是吃了变质的蛋糕,出现中毒性痢疾的症状!必须马上输液抢救。否则孩子生命有危险。当即,我向工区领导汇报,旋即回卫生所拿药箱、手术包到病孩家里。在暗淡的油灯光下,让我先生

的处置,需要转院的病人,我还得全程护送。  
正因为如此,我从医以来,不管是林区山上卫生所当医生,还是后来在市工区厂里当厂医,都可以做到不误诊、不漏诊。对诊断不清的病人也能及时明确诊断。  
1986 年 3 月我到了江门市洗衣机厂当厂医。一天午后快 1 点钟了,职工们都吃过午饭了,但我发现一位女职工还在有气无力、慢慢腾腾吃饭,她的动作很不正常,有点像重症肌无力的表现,她中午十二点下班吃饭,到下午一点半,尚未吃完。经询问,她向我反映了情况,并认真检查了各项体征。发现病人闭眼困难并有语言障碍。食道钡餐检查无异常,但食道肌肉蠕动乏力,最后确诊了重症肌无力,给予针对性的治疗,病情得到好转。可见母校老师们教授的都是实实

在在的“干货”!  
此外,还有一件事,终身难忘。有一位被当地市医院诊断为慢性阑尾炎的职工,反复右下腹痛。这次再度发作,到我处就诊。我考虑除了阑尾炎外,还需要排除输尿管结石的可能。给他做尿沉渣镜检,发现每高倍视野红细胞有 10-20 只之多。我高度怀疑是右侧输尿管结石,介绍他去市医院做尿路造影,检查结果是肾盂铸型结石,明确诊断后,病人通过体外激光碎石,排石后痊愈了。我深刻体会到:如果学业不精,责任心不强,就会出错,给病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技不压身,退休后我继续发挥余热,在市红十字门诊坐诊。都能手到病除。2005 年经常有大人带着孩童来看手肘部疼痛,手肘动不了。我只要一看,一摸就好,二分钟都不需要。这不就是肘关节脱位嘛!其中有一个 3 岁女孩,前不久被姑姑不小心拉伤了手肘,妈妈带她在广州去了两个门诊部,医生都不会看。后来上了大医院,排了长队,轮到看了,医生也不检查,就开张拍片单,检查结果出来,两位门诊医生,给孩子捏了半天才弄好。这次再次受伤,仅仅几分钟,没花几个钱就好了。她很惊讶。我告诉她,我在上海学医时,是我的上海老师能干。她说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是啊!正是母校的务实教育,才让我们有了仁术济民的本领,这门绝技是在仁济医院外科门诊实习时学会的。那天有小孩来看手肘痛,老师把几个同学叫到一起,示范讲课,讲了小儿桡骨小头半脱位的诊断和复位治疗。母校前辈老师毫不保留把精准的医术教给了我们,令我受益终身、难以忘怀。  
50 年来,母校医风、医德、精准的医术、前辈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我永远牢记心中。衷心感谢母校!



这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天天面对的不仅是活体恐怖的损伤,就是一具具冰冷的尸体,这也是一个艰苦的默默奉献的职业,手机 24 小时待命,一声令下,立马就要奔赴现场。可是,当一桩桩扑朔迷离的案件水落石出、当一件件冤案大白于天下,人们都不一定记得他们,这个职业就是刑事法医。  
在这个很多人不愿干、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特殊岗位上,他却无怨无悔,一干就是 46 年。46 年来,他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系群众,竭诚为民,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警察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他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福建省劳动模范”、“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福建省公安厅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福建省政法系统敬业爱岗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并被记个人一等功一次。他就院 67 届医疗系校友曹水金。

## “一生献给法医事业,我无怨无悔”

——记 67 届医疗系校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法医曹水金

### 一语拨正破案方向

2004 年 1 月 19 日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八,大家都忙于过年的准备工作。可这一天早上,漳平市新桥镇城口村一食杂店发生特大凶杀案,该店的店主与妻子和年仅 10 岁的女儿全部被害。  
是谁如此残忍,在过年前下此毒手?小山村里人们议论纷纷,惶惶不安。  
现场所在地为鹰厦铁路路口车站,每天有几十对列车停靠,外来人口众多,治安情况十分复杂。警方痕检人员在现场提取到的血指纹,在三天时间里进行了大范围的排查,却一无所获,侦查工作陷入了困境。  
正月初二,曹水金和其他技侦人员来到现场,经过反反复复地仔

细勘查,曹水金心中有数了:“我认真看过了,这个‘血指纹’不是真的血指纹。三名被害人都是被一种螺旋纹钢棒打击头部造成颅脑损伤而死亡,死后又被凶犯用柴刀砍伤颈部。被害人店中财物被盗,从现场情况分析,这应是一起因入室盗窃被事主发现而转化的抢劫杀人案。”  
“请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是凶犯进入中心现场的走廊地板上的两个脚印,点亮了侦查方向,警方立即调整侦查方向,缩小侦查范围,开展有针对性的排查。正月初七上午,因盗窃曾被判刑的村民魏龙海被警方抓获,民警当场从其住处搜出作案工具和被盗赃物。  
在魏的证据面前,自知难逃法网的魏龙海如实供述了作案经过。他的描述与曹水金的案情分析完全相符。  
“凶犯为什么还要第二次进入现场?从现场情况和被害人伤情可以看出,凶犯入室盗窃被发现后,用螺旋纹钢棒将认识他的三个被害人一打死,将财物盗走。凶犯离开不久

后,因担心被害人没死,又找来柴刀回到现场砍被害人的颈部,确信被害人死后才放心离开。”  
“综上所述,我认为凶犯应该是本地人,应该与受害人相识,熟悉现场,有盗窃劣迹的本地人作为重点排查对象!”  
曹水金的一席话,犹如黑夜中的明灯,点亮了侦查方向,警方立即调整侦查方向,缩小侦查范围,开展有针对性的排查。正月初七上午,因盗窃曾被判刑的村民魏龙海被警方抓获,民警当场从其住处搜出作案工具和被盗赃物。  
在魏的证据面前,自知难逃法网的魏龙海如实供述了作案经过。他的描述与曹水金的案情分析完全相符。  
做了多年法医,老曹参与侦破的重大案件不计其数。很多时候,案子破了,参与破案的民警总会到老曹那里,多亏了您老在黑夜里指点迷津。

### “看图说话”揪出罪犯

2000 年 4 月 18 日,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朱维灼读小学二年级的 10 岁儿子朱某被害。接到报案后,公安民警进行了现场勘查、尸检及调查走访,认定朱某自杀,系缢预窒息死亡。此案先前曾组织专家会诊,由于对死因看法不一致,事情久拖不决,朱家人怎么也不相信孩子会自杀,四年半时间里,反复到公安部、省公安厅、市有关部门上访。  
2004 年 11 月,作为省公安厅刑侦专家的曹水金,被请到南平对此案进行会诊。  
根据现场照片,死者不可能自己去寻死,这应该是一起在嬉闹中发生意外后,为掩盖真相而演变的杀人案。根据尸检照片分析,死者颈部的索沟不是原先判断的上吊自缢的缢沟,而是他人勒颈所致的勒沟。根据现场的调查走访笔录,当时与死者一起嬉闹的朱某旺有重大作案嫌疑,下一步侦查应该……  
曹水金的分析得到了其他刑侦专家的认同,当地公安机关按照曹水金的侦查建议,经过努力终于侦破此案,凶手就是朱某旺,其交代的作案情况与曹水金的分析完全一样。一起长达 4 年多未破的疑难案件,在曹水金的“图说”中得以终结。  
法医是什么?法医就是有着一定专门法医知识的医生吗?  
曹水金常常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他认为法医的形象,绝不仅仅是一个拿着手术刀或握着显微镜,面对尸体不避腥臭的工作。真正的法医,应当学识广博,头脑敏锐,思想深刻,目光犀利,联想丰富,洞察秋毫,长于推导,勇于判断,坚持真理。对于侦破命案,说到底,就是要通过现场勘查与尸体解剖等手段,进一步确定死者的死因和死亡方式,从而揭示犯罪的人数、特征,犯罪者的动机,为办案人员指出明确的方向。  
正因为如此,曹水金从事法医工作以来,始终坚持学习有关专业书刊、杂志,参加相关的新技术专业培训,注意知识更新,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交流,进一步开阔眼界,掌握国内外本专业学术动态和发展趋势,运用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对损伤、病理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办案实际开展科研工作。近几年来,他撰写的具有很高实践指导价值的学术论文就有 10 多篇,其中《四例自杀爆炸杀人案分析》、《11 例爆炸杀人案分析》分别被编入中国法医学学会主编的《中国法医学最新研究与实践》一书。《重视现场重建在侦破凶杀案中的作用》、《关于法医鉴定工作的思考和建议》等被收录编入全国性专业会议论文集。

### 始终不渝 钟情专业

基层公安机关的法医面对的景象非死即伤,听到的是哭泣与哀述,嗅到的是血腥与腐臭,有时他大年三十出现场,一直到正月初三才返回,有时大年初一早就接到命令赶赴现场,在野外检验尸体,直到下半夜才回家。然而不止这些,法医的工作是艰辛的,不管严寒还是酷暑,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深山还是荒野,只要有凶杀案或意外死亡事故的发生,曹水金总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为了准确判断案件性质,他常常忍受强烈的血腥和腐尸的臭息,经常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一干就是几天。  
几十年来,曹水金有多少节假日是在外工作的,已难以统计。有时他大年三十出现场,一直到正月初三才返回,有时大年初一早就接到命令赶赴现场,在野外检验尸体,直到下半夜才回家。然而不止这些,法医的工作是艰辛的,不管严寒还是酷暑,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深山还是荒野,只要有凶杀案或意外死亡事故的发生,曹水金总是

1967 年,曹水金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福建龙岩染织厂当了一名厂医。1971 年组织上决定选调他到龙岩市公安局担任专职法医时,不少亲戚、朋友都劝他要慎重考虑。在上海的亲人也不赞成他改行。“党组织信任我,我就应该尽力去干好!”在大学里就入了党的曹水金没有犹豫,说服了亲人,愉快地走上了法医岗位。  
法医的岗位是特殊的,其工作是艰辛的,不管严寒还是酷暑,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深山还是荒野,只要有凶杀案或意外死亡事故的发生,曹水金总是

### 坚持真理 刚正不阿

曹水金掌握着法医鉴定的权力,法医结论往往决定案件的性质,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公执法,铁面无私,从未滥用过手中的权力。有些人出于种种目的,试图用送红包、拉关系,甚至恐吓等手段来左右法医鉴定结论。特别是在活体伤情鉴定和伤残评定等级上,想让他为其提供方便。对此,曹水金均坚决予以回绝,坚持清正廉洁、公正办案,即使对涉及公安机关内部人员的案件,也不徇私护短。  
2001 年 11 月,曹水金受理省委政法委交办的福清市音西镇“7.17”特大杀人案会诊。此案案情复杂,家里嫌疑人魏某一审宣判死刑后翻供,否认作案。另

一死刑犯肖某举报此案是郑某作的案,因其他案件被一审宣判死刑的郑某也供认特大杀人案是他所为。曹水金通过认真阅卷卷材料,再次复核现场,特别是对魏某身上的伤痕进行检验,认定当时在凶杀案现场的魏某体表检验见的损伤符合自伤,为突破全案打下基础。结合全案认为郑某不是本案作案人,举报人肖某亦系为骗取重大立功而作假。  
通过专案组成员的努力,案情真相大白。原来魏 XX 确是此案的真凶。案发后魏 XX 的家人为保魏的命,想通过花钱找人顶替。肖 XX 家里经济条件好,也想花钱买线索,举报立功以换取改判死缓免死。而郑 XX 自知



我和爱人宋家琴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从医四十余年,经历无数,但第一次独立救治和处理病人的情景却依然记忆犹新,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我和爱人双双被分配到大西南贵州省思南县,我开始在省交通厅直属思南船厂卫生所工作,不久就接诊了一名棘手的风湿性心脏病患者,病人是中女性,患病已二十多年了。记得那是个秋日的午夜,她的爱人陈师傅匆忙赶到宿舍让我马上出诊,我简单地问了病情后到卫生所背上急救箱就去了他家。进门就见吴师傅端坐床大口喘息,汗流满面,全身浮肿,双下肢更甚,拿出听诊器一听,可闻极典型的二尖瓣杂音和奔马律,双肺布满湿性啰音。“急性肺水肿!左心衰竭!随时可能猝死!”这种危重病人原则上不宜搬动,要就地抢救,更何况医院住院部在厂后面的半山腰上,送上去至少要二十多分钟,“但我一个刚从院校毕业的学生行吗?”

望着陈师傅殷切的目光,“救人要紧!”“我不能有半点迟疑!”脑海中顿时闪过毕业实习时抢救过类似病人和书本上的有关知识,根据当时的条件立刻拟定了一整套救治方案:吸氧、解痉、脱水、抗感染、镇静……一边施救,一边来回陪着从卫生所拿药器械,一直忙了两个多小时。吴师傅总算平静下来,为了防止病情变化,我就留在了她家里,守在床头,不时观察病情安慰病人,后半夜还真的发生了两三次危急情况,好在经过及时处理都转危为安了。也许是自己经不起过度劳累,也许是自己病情已转平稳,我身心松弛,不由自主地趴在桌子上睡着

### 初生牛犊不怕虎

首次独立行医追忆 67届医疗系校友 吴杰

于放下来了,后来,李老师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对我提起当时的情景,满怀感激之情。直到2005年我们返回思南“探亲”时,在思南中学见到了李老师,他还特地叫来了他的儿子,要给我爱人磕头致谢呢!几次我回想起宋医师当时的情景,她都若有所思,淡淡地说:“两条命交在我手中,能不紧张吗?”

沁园春 童颜鹤发聚庠池 67届医疗系校友 王盛宗 翁媪归来,再聚庠池,懿德楼头。念少华易逝,可堪一语;苍茫岁月,毕竟成凋。半百情思,古稀牵系,书到天涯愁更优。流年改,但童颜鹤发,形影何求?层云映日芙蓉,又嗟叹,同年雁落丘。幸心广体健,语轻致逐;书舞已娱,风流人悠。恬淡雍容,休闲宁静,笑向中天醉晚秋。俱往矣,且举杯把盏,共月清柔。

## 植根基层 青春无悔

67届医疗系校友 戴明德

今年是我们67届医疗系校友毕业50周年。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思绪万千。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我们67届延迟了一年毕业。我们缺少“住院医师培养”这一环节,且在“文革”期间又被耽误了不少临床实习,因此以“半成品”的状态,踏上了工作岗位。1968年秋,我被分配到了云南中越边境的红河州蒙自县大山里的一个公社卫生所。

卫生所距离县城100余里,海拔2300公尺,不通公路,没有供电,没有自来水,没有长途汽车经过。公社仅有一家邮政所,依靠一台手摇电话和人工接线机与外界联系。我到县城报到后,随着马帮走出县城,开始登山、爬坡,一路向上,越过滇越铁路,进入群山峻岭之中。用了2天时间,才到达公社所在地。卫生所位于山洼之中,工作用房俨然像一座山神庙。由八间“客房”和一个大厅组成。其中4间是原有的三名工作人员的卧室和一间库房,另外4间,分别是诊室、药房、注射(换药)室和本人的住处。干打雷的土墙,泥土地坪,没有天花板的屋顶。夜晚,从屋顶瓦片的缝隙中能看见透人的丝丝月光。药物仅百余种,抗菌药物有青、链、四、氯、磺胺当量。没有X光机,没有心电图仪,没有显微镜,没有高压锅,没有洗胃机,只有温度计、听诊器和血压计。更不用说手术床,产床和抢救床了。三名老职工,领导兼医生是部队复员的卫生员,家在县城附近的村子,三天两头回家料理家务和农活。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不上班。两名“护理”和“药剂”都是县里短期卫训班培养的初级人员,仅我一个科班出身的医务人员。从此,我在这里唱了十年的“独角戏”。

原以为,有6年学医的本钱和短期医疗实践经验,应对一些常见病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进入这样一个环境,面对如此简陋的设施,我只能靠望、触、扣、听和老三件——温度计、听诊器和血压计了。不仅如此,当地的工作人员请假时,我连药剂员和护士的活都得当,就像是一名“老军医”。医疗资源缺乏,就向当地的草医学习草药的认知和使用。把秦良辅老师教的针灸、中医药方,黄铭新教授制作的推板都翻了出来。看病不仅要考虑药物配伍,还要按价格配药。钱不够时,就应用免费的针灸、推拿。不够三天的药钱,就先配上一天的药,然后每天上门问病,治疗,直到康复为止。在当时,这只是迫不得已的办法。而今推行的新农合医保费用控制和家庭医生制度,我们当年似乎就萌芽式的开展了。尽管有过一针扎腰痛,一帖退高热,手一接触病好三分的灵效,但是,来求医者仍寥寥无几。走访考察结果,出乎意料。并非当地人不生大病,不求医。而是小病扛一扛,自己找草药吃一吃。再就是请神汉、巫医,也有找民间医生治疗的,市场竞争激烈呀!我们坐堂医生坐不住了,就下乡巡回医疗,宣传动员老百姓到卫生所看病。鉴于语言障碍,封闭的地域文化和几十年遗留下来的民俗等等,对外来者的不信任,我们真的好难啊!

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不少老年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祖居一步,不用说过火车、汽车,甚至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只知道太阳升起来和太阳落下去的地方。你讲血糖、血压、细菌、病毒,他们能听得明白吗?政府扶贫,动员不适宜居住的山区少数民族居民迁居到平坝地区,住瓦房,吃大米,用电灯。可是半年不到又回去了,原因是:“大米饭不耐饥,吃的多。”“晚上不能烤火。”妇女生孩子,家里嫌脏,到猪圈、牛棚里去自产自接。政府培养了民族卫生人员,接生员。结果是连她们自己生孩子都不让另一名接生员接生。服务对象的这种历史遗留的社会因素,心理行为,文化差异,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2年边疆地区的基层全科医疗服务,不仅让自己领悟了基层卫生工作的艰辛和任重道远,同时也感受到抗风险能力的重要。1969年元旦当晚,我刚到边地不久,就遇到邻近地区大地震,死亡万人。我在夯土为墙的屋里,被强烈的摇晃和劈头盖脸的土块雨打醒。啊!地震,赶紧跑出屋子,站在场地上。镇上不见动静,只闻阵阵犬吠。过了许久,回屋值守,一夜未眠。又一次半夜,自己突然右下腹剧痛,无奈之下,只能施展针灸自救,针刺足三里,不时捻转,提插。足足折腾了一晚上,终于止住了痛,自演自唱了一台独角戏。

那个时候在红河州,境外气球越界飘发传单,“特务”越境,民兵搜山的事也时有发生,我们要做好战备后援。一次战机坠落山区,我们还参与搜救飞行员。1975年,我刚成家。家设在州医院,我在城郊丘陵地带的公社卫生所上班。当时有消息称:郊外一个回民集聚村的头目到麦加朝圣回来,要建立所谓的伊斯兰国,并要建立武装,计划冲击县城抢夺武器,卫生所工作人员进行了疏散,由我留守,应付急诊和战备急救。部队复员的老所长回家居住,不时到单位观察。空气十分紧张,我在诊所守候了一整天。傍晚传来消息:县城内发生冲突,流弹就在州医院乱飞,留守民兵全部遇难。那些年我出差坐长途车,险情不断。一次遇到半个车轮滑出道旁悬在空中;还有一次迷雾笼罩,伸手不见五指,的盘山公路上,车辆突然刹车失灵,只得下车用手电照着路,如蚁行般挪动,半夜抵达目的地。雨季出差,白天在路上,晚间开会调查了解基层情况,常常遇到泥石流,公路塌方,交通险层出不穷,每一次都可能变成“失联”,但每一次都逢凶化吉,平安回来。如今,自己难道还能不怀庆幸和感恩之情!还要对自己的人生之路表示不悔吗?!

基层医疗服务12年,用行医的角度看,那是微不足道的12年。在城市医院,有上级医生带教,有教授名家传授,有丰富的资料,信息检索查询,有发表论文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的机会和途径,还有晋升高级技术职称以及出国交流、留学的机会。这些对于在基层工作的我们,都是奢望。但从了解民情、民意,植根基层,服务民众,践行仁医仁术、救死扶伤角度看,我们没有虚度此生。

正是拥有这样的经历,使我在接下来的卫生管理24年中,做出了为基层医务人员争取设立“全科(通科)医生”技术职务系列的建议;并在职称范围内以变通的办法,帮助他们获得了中级技术职称。指导县医院完成了第一轮的医院规范化建设;参与筹备了云南省的医院等级评审;1987年我参与了沪滇医疗扶贫支援项目的筹划和项目的实施。参与筹划和组织了云南省首次中外康复学术交流会议,向美国康复人士展示了中医康复理念和技术。参与设计与实施上海市暨浦东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全科医学的建设,并作为上海市的代表参加全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会议的筹备。

退休后的12年里,我积极参与残疾人康复业务指导工作,以志愿者的身份推动了浦东新区医务社会工作的试点和发展、浦东新区计划生育社会工作的筹备、浦东新区阳光心园暨精神障碍人士的康复业务指导工作。

上海第二医学院67届的校友,绝大多数都与本人一样,有着类似的经历和担负。在各自的岗位上,植根于所在地的民众,以自己的“心”和“力”为当地百姓献了青春,甚至献了终生献子孙。几十年来,我一路走来,实践了母校“仁济”和“广慈”的精神内涵,虽然没有名利地位的回报,但做了自己应该做、能够做的且有成效的事。这样的人生值得!我无愧、无悔!

## “精勤不倦”励我前行

67届医疗系校友 吴树慧

1968年,我被分配到湖北省宜昌南岸山沟里的一个上海支内工厂。我去报到时,那里刚开始基建,不见一间厂房;住的是茅草屋,走的是黄泥地,喝的水直接从长江引来。每到晚上八、九点钟,从邻近工厂借来的用电就会拉闸,工地变得一片漆黑。我的工作就是为建厂开山筑路的民工看病,成为“赤脚医生”。

不多久,随着工厂的初步建起,有了医务室,但设备极其简陋,我也只能做些简单的门诊工作,但凭着最基础的医学知识和技能,我满腔热情为职工及其家属们服务。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能怨天尤人,只能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我深知刚毕业的几年,也就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是头脑和精力的黄金阶段,不容浪费时间,也不甘心虚度年华。因此工作之余,我努力向书本学习医学知识,同时借助英汉字典和国际音标,慢慢地“啃”读当时能找到的唯一的一本英语小册子,这也是我英文自学的开始(我从中学校到大学一直学的是俄语)。

回想这段在基层工厂的经历,虽然学术上没什么收获,却是我踏上社会,服务大众,自我历练,独立面对人生的第一步,对以后开创自己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77年因家庭因素调回上海,我有幸进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这里浓厚的学术氛围正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工作环境。刚进生理所时,我对科研一无所知,但工作的紧迫感告诉我,要尽快地了解、熟悉我要做的课题。同时我也认识到,既然把科研作为自己的方向,我这名新手就必须比别人用更多的时间、花更大功夫,刻苦学习,来弥补已经耽搁了的宝贵时间。

所幸生理所聚集了一批国内一流的科学家,他们的学识和思维与国际接轨,在他们身边工作让我受益终身。在生理所的几年中,我主要做有关听觉神经中枢电生理的基础研究,而当时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基本知识和研究方向只有靠查阅国外文献得知,没有捷径,唯一的办法是自学。故而除了做实验以外,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图书馆,以自己有限的英文水平,借助英汉字典和英汉医学字典,硬生生地把一篇篇文献一字字翻译出来,整理成笔记。虽然我的听觉神经生理的科研是从零开始,但是在二医学习的基础和临床医学知识对我很有帮助。比如,做动物实验时,麻醉开颅,然后小心剪开脑膜,插入记录脑细胞电活动的电极,并给动物输液和人工呼吸,这些以前

学过的内外科基本知识和技能都能用上。同时在学校里学到的神经生理的基本概念,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与训练,也有助于我较快地理解和掌握这些科研项目的真正含义。做科研工作,必须熟练掌握一至两门外语。在生理所我得到了较正规的英语学习机会,从初级班开始,经过中级班到高级班,学完了几册医学英语后,便进入口语班,在英语的读、听、写几方面有了比较系统的练习。1981年我顺利地通过了高教部的出国英文考试,拿到了国家公派访问学者的名额,于1982年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理系学习工作了四年。

在美国的四年里,我非常幸运地跟随着Donata Oertel教授,她是国际上第一位将脑薄片细胞内记录技术应用于听觉中枢研究的专家。在她的指导下,我进行听觉神经细胞的生理、形态、药理和组织学方面的研究。由此,我面临了一次新的挑战,因为这是一个对我来说理论上和技术上全新的科研领域,困难重重。一方面这个领域内容广泛,涉及生物物理、生物化学、药理学、细胞形态学、听觉中枢的解剖学等多种学科。当时我的英文水平还远未达到能顺利阅读文献、以及用科学术语和别人交流思想的程度。唯一的办法是有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专心攻读有关书籍和文献,并聆听系内外各种有关的讲座和研究生课程。有了艰辛付出,一段时间后我慢慢地掌握了有关知识和理论,也逐渐地取得了研究工作的发言权。另一方面这项科研是用玻璃微电极(尖端小于1微米,已超出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记录离体听觉中枢脑薄片里神经细胞内的电活动。从小鼠麻醉,全脑取出,切薄片,灌流脑片,电极制作,电极插入脑片,寻找细胞反应,直到反应收集,每一步都要精准操作,不能有一点疏忽,稍有不慎,全盘皆输。端坐在实验屏幕前几个小时一无所获是家常便饭。当时此类实验的成功率颇低,因此被许多科学家视为畏途。也许是中国人特有的坚韧和细心帮助了我,也许是强烈的不甘失败的信念支持了我,更是二医校训“精勤不倦”激励着我,一次次的不成

功并没有吓倒我。总结教训,改进技术,重新出发。终于,我逐渐和实验融为一体,建立了一种感觉和韵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的成功率远超其它同事。更重要的是我改进了玻璃微电极的制作方法,使得这种电极不仅能记录细胞的电活动,还能通过其向神经细胞内注射化合物,并可在实验后用组织学的方法把电生理记录到的这个细胞作染色显示。反复的实验终于得到了弥足珍贵的结果。我的实验结果表明,听觉中枢某个核团的神经细胞有两种主要类型,它们的电生理特性不同,形态也绝然不同,而且它们的生理和形态是相对应的。这种对应性很可能就是这两种神经细胞的电生理和形态特征正适应了某种听觉功能的需要。这一发现不仅发表在全美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杂志上,也被编入Eric Kandel博士(2000年度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奖得主)等人主编的具有权威性的神经科学教科书《神经科学原理》(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一书中。

四年后,我回到上海生理研究所,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同时也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开始了自己独立的课题研究。三十多年前国内的科研条件与国外有较大的差距。我虽然建起了实验室,但要做出和国外相当水平的工作还很难。但不管怎样,一切还是要靠自己来克服。几年后我和加拿大一位教授建立了合作关系,不久我就赴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继续开展听觉神经细胞的研究工作,并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课题。在加拿大教授的帮助下,我顺利地申请到加拿大国际开发部和人类前沿科学计划的基金。有了经费,我在渥太华开创了一个新的离体脑薄片神经细胞研究实验室。几年后卡尔顿大学正式聘我为助理教授,并开始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因为我的年资加上科研成就得到同行们的一致认可,所以职位迅速得到提升。五年里从助理教授经过副教授提升为正教授,并成为终身教授。在任卡尔顿大学教授期间,我先后申请到加拿大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基金会、加拿大听觉基金会、美国耳聋基金会、美国听觉研究协会等机构的科研经费,发表了40余篇科研论文,60篇国际会议报告摘要,撰写3篇听觉专著里的有关章节。在我指导下完成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学习的学生目前都活跃在大学、科研机构、医院、药厂或政府部门。其中有的在国内著名大学当教授,如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还有回到卡尔顿大学当教授。他们正在继续开创他们的科学研究,培养新一代,使科学事业代代相传。

回想自己在加拿大当教授的17年时间,自己觉得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汗水要比在宜昌、在上海、在美国工作时要多得多。根本的区别在于自己要独当一面,创立崭新的有意义的科研项目,制定有效的实验手段和方法。在这期间不断有新的困难需要去克服。比如每写一篇论文,或一个科研经费的申请,我都要花出比别人多数倍的时间,提前很多时间去准备。由于英文不是我的母语,我的论文和经费申请初稿都会让加拿大同事先阅看,恳请他们修改。



我在的系是心理系,需要我教学的科目除了自己熟悉的神经科学以外,还有一些和心理学有关的,但自己从没学过的科目。我知道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多花时间。我往往提前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慢慢啃读教科书,翻阅参考文献和有关书籍,先熟悉和理解内容,再一字字、一句句写好评课笔记,做好上课用的幻灯片和文字。临上课前,还必须反复牢记内容,反复白天上讲台。在这十几年中,除了白天上班外,几乎每个周末和夜晚的时间都用在科研或教学准备上,因为我深知,这是我难得的机会,也是我最喜爱的工作,我应该尽全力把它做好。

2010年我从卡尔顿大学退休。那年我曾作为国家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在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指导博士生工作半年,同年还开始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科研做指导工作(2012-2015年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访问教授),发挥自己一点余热,也为祖国的医学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今年是我毕业五十年的日子,我欣喜能进入二医学习。尽管我的专业不是临床医学,但母校培养、锻炼和提升了我的医学和科学素养,教会了我正确的科学思维方式、实事求是的实验手段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使得我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教学上,都能不断克服困难,开创自己的事业。我感谢在前进道路上指导、帮助过我的所有的人。我也衷心感谢母校,祝愿母校不断培养出更多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和造福于人类的杰出医学科研人才。

### 橘井颂

清心月 67届医疗系校友 吴杰

施人以“橘井”,救治为生命。纵有万壑必尽心。询医道、艺无止境,遵古训,今生定。授医晓理行,医患互为镜。真诚感悟人间情。宣医道,愿当“诗医”兵,颂医德,兴“橘井”。

### 暮年健康最是爱

67届医疗系校友 徐启武 毕配赴筑近十载,惊雷报春满心欢,应召考研回上海,渴望圆梦显精彩。救死扶伤乐自在,勇闯禁区除病害。转眼浮云已不再,暮年健康最是爱。注:“筑”为贵阳的别称。